



彝族少女依呷阿呷出山记

阿呷、依呷是自发搬迁的彝族农民后代——他们为了追求美好生活，从环境恶劣的凉山深处搬迁到一个废弃的打靶场安家；她们对外面精彩世界充满好奇——阿呷在13岁的寒假就去东部某省的一个电子元件厂打过工，依呷则连西昌都从未踏足。

就在阿呷下定决心要考上大学的同时，四川省针对凉山已自发搬迁农民群体的精准扶贫工作也悄然启动。今年年初，我们针对这一群体的报道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。

这意味着，更多的阿呷依呷将结束“自发移民”的尴尬身份，未来有无限憧憬。

本报记者吴光于

锦江河水静静流淌，安顺廊桥上灯火辉煌。一位歌手坐在河边，轻抚琴弦吟唱着歌曲。即将告别成都的两位彝族小姑娘安静地趴在栏杆上，眼里有不易察觉的泪光。

“我们就要走了，就要和成都分别了。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们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？真的好难受，晚上我无法入睡，因为思念已经在我脑海中回荡。”
——8月20日，尔古依呷日记

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，14岁的尔古依呷和15岁的阿呷在成都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。随后，她们又回到自己的家——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漫水湾镇一片部队废弃的打靶场。与她们结缘，源于10个月前的一次采访。

走出大山

凉山是我国“三区三州”深度贫困地区之一，二元经济特征显著——地处高山、高半山的昭觉、布拖、雷波、美姑、会理等县自然条件恶劣，基础设施薄弱，群众受教育程度低，属于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“硬骨头”；西昌、冕宁、德昌等安宁河流域的县市地处国家级攀西战略资源开发带，自然气候温和，经济相对发达，也有着相对优良的教育资源。

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，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，一些身居深山、富有闯荡精神的农民，怀着对宜居之地的向往，离开故土，迈开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步伐。

他们有的与迁入地村民私下交易，“购买”土地，安营扎寨；有的则选择无人耕种的土地自己开荒。近的迁至凉山州内安宁河流域的各县城，远的足迹已到达云南怒江。

通过搬迁，大部分移民摆脱了恶劣的生存条件，生产、生活方式彻底改变，创造了相对舒适的生活。但也给迁入地带来许多棘手的管理问题。

由于没有迁入户籍，他们也面临尴尬——大部分人无法享受到与“原住民”同等的惠民政策。自发形成的“村落”里没有基层组织，也没有扶贫资金、项目的注入。一些家庭因病、因学陷入贫困，但因离开户籍地多年，早已失联，无法被纳入“精准扶贫”的范围。

凉山州有关部门统计，已自发搬迁农民在凉山有17万人。这其中也包括依呷、阿呷两家。

去年11月，因为参加新华社深度贫困地区调研，我与同事再次去探访这个特殊的群体。在从冕宁县漫水湾镇郊区的一条碎石路上，我们遇到了14岁的阿呷和13岁的依呷。

她们是漫水湾中心校的六年级学生，是好朋友，也是邻居，正好来自我们寻找的自发搬迁户家庭。她们说着流利的汉语，比起大山深处的孩子大方很多。依呷的性格很开朗，爽快地答应为我们带路去她家。

她家所在的“村庄”曾是一片部队的打靶训练场，后来部队不再使用。在过去20多年里，这里逐渐成了搬迁到此农户的“美丽新世界”。

从家到漫水湾镇中心校，她们每天要在碎石路上走近3个小时。

依呷的老家在喜德县两河口镇布曲洛村。21年前，在她还未出生时，父母搬离了地质灾害频发的老家，来到了打靶场。彼时的打靶场只有7户人家，他们选了一片地势相对平坦、远离公路的地方进行开垦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如今这里已经聚集了100多户居民。

碎石路边，黄牛在吃草，一些院落中，传出声声猪叫。傍晚的风吹过收割后的田野，空气里有柏树的清香。

走到打靶场地势最高处，是两个女孩紧锁的家。

最初的十多年，依呷的父母一直过着没有电的生活。直到8年前，聚居点的村民自己凑钱请电力公司拉来了电杆，架起了电线。至今这里不通自来水，用水靠山泉和自己打井。

依呷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，爸爸尔古伟各常年在外打工。

为了养活留在家的三个孩子和老婆，54岁的尔古伟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忙碌在呼和浩特一个工地上。在那里，像他这样的小工一天的工资是150元。当我们见到他时，他刚带了1万多元回家。

回忆起老家种地的日子，尔古伟各说，搬出大山是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“以前总是提心吊胆，怕山体滑坡。搬出来后眼界也宽了，知道外面可以靠劳动挣钱。”他说。

近年来，打靶场所在的冕宁县面对自发搬迁户这个“老大难”问题，积极做了大量工作，其中包括协调当地的学校，让这些移民的子女享受同等的入学待遇。多年在凉山走访，我发现，几乎所有贫困家庭对“美好生活”的定义如出一辙——愿孩子能够好好读书，将来有出息。

对于住在打靶场的搬迁户来说，孩子不必花高价就能走进漫水湾中心校的课堂，“美好生活”已经实现了一半。

读书梦想

然而，并非每个家庭的梦想之船都能一帆风顺地驶到彼岸。

阿呷的老家在昭觉县金曲乡瓦莫村，幼时随父母搬迁至打靶场。她安静而内向，眼神中有种超越同龄人的沉稳。

刚走进她家，便看见她81岁的爷爷披着查尔瓦（彝族披风）坐在地上，老人腹痛多年，一副病恹恹的样子。

因为离开老家多年，阿呷家没有参保新农合。她说她的愿望是长大后当个医生，治好身边人的病，可说着说着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
她悄悄告诉我，家里一共6个孩子，她是老大。父母想让她读完这个学期就辍学，出去打工补贴家用。

难以想象，14岁的她，小小的肩膀竟要承担如此重担。

其实，阿呷在13岁的寒假就去东部某省的一个电子元件厂打过工。跟着老乡，先从漫水湾镇坐车到西昌，再坐13个小时硬座火车到成都，再从成都坐23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去……

工厂里，她每天工作10个小时，一个月下来挣了2000多块钱。她一分钱都没有留下，全部交给了父母。“只要能读书，再怎么苦都可以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没有买上座票，她站了20多个小时，脚肿了，鞋都穿不上。

“我去过成都，但只从火车的窗户里看到过，那里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。我想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。”她说。

而依呷连西昌都从未踏足。打靶场就是她的整个世界，山上的树林是她的游乐场。谈起未来，她说：“两个姐姐都嫁了，下一个就是我。”

虽然小大人的语气里充满认命的无奈，但她们的眼睛里，分明闪烁着对读书的渴望。

那一天，连“威胁”带承诺资助，我花了很长时间做通阿呷父母的工作。快天黑的时候，他终于放弃了让阿呷辍学的想法。

快离开的时候，依呷拎着一颗颗圆根萝卜满头大汗地从地里跑过来。彝族人家热情好客，来了远客必然尽心接待。可她们拿得出手的只有萝卜。

这里距离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只有40公里，抬头能看见璀璨的银河，阿呷和依呷坐在家门口看过火箭升空的壮丽景色。不远处，是京昆高速川流不息的江河。

而她们与精彩的世界之间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。

80多年前，长征中的红军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与一位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。

这一天，我答应了两位彝族女孩，一定要帮她们实现继续读书、看看世界的梦想。

暂别打靶场

“以前爸爸妈妈想让我出去打工，幸好你来了，现在没有让打工了。”

“阿姨，你寄给我们的衣服鞋子我们都收到了，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，能得到这么多的东西，真的是谢谢你。”

“爸爸又出去打工了，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。”

“25号那天下午3点左右我爷爷去世了。他等不到我当医生了。”

“我的考试成绩出来了，考得还可以，可以上泸沽中学。”

——过去十个月中，阿呷阿呷分别用老师、母亲的手机发来的短信

曾经答应过两个女孩，在她们考出好成绩的时候，接她们来一趟成都。8月15日，我开着车，去凉山兑现承诺。

“阿姨说要来接我和依呷，几天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特别高兴。去山上放牛的时候我就到处跟朋友说。今天更是兴奋，一大早就起了床。妈妈叫我在家煮饭，把割下来的嫩草给猪吃，两个小时不到我就把这些全做完了。”

——8月15日，阿呷阿呷日记

“自从小时候从山上排下来我就会晕车，从漫水湾到泸沽镇都会吐……到了，快到了，我看见好红好红的两个字——成都。阿姨带着我们去吃肯德基，鸡腿好香啊，但是我宁愿饿着也不愿吐在阿姨车上了。我真的很感谢你们没有嫌弃我。”

——8月15日，尔古依呷日记

初来乍到的头几天，两个女孩腼腆得不愿多说话。十四五岁的年龄，正是敏感和自尊心与日俱增的时候，面对新鲜、有趣的事物，她们努力保持着克制，不显露出好奇。但日记里的点滴透露着她们受到的冲击。

“陈阿姨的女儿豆豆鞋给我们买鞋子，还请我们吃冰激凌。一双鞋卖200多元，真是太贵了！”

“海嘉阿姨送给我们一人一条漂亮的连衣裙。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穿过裙子，好羞人啊。”

——8月16日，阿呷阿呷日记

渐渐熟悉了环境，女孩们开始聊起自己的生活。

“你每次寄给我们的东西都是周珍老师出钱叫车送到家里来。因为邮递员来不了我的家。”

“我最喜欢去吉克秀秀，她是彝族女孩的骄傲。”

“我最喜欢过火把节，我们打火把，可以玩到很晚。”

“彝族年要杀猪，我在家里负责喂猪，看到它们被杀掉还是有点伤心。”

“爷爷去世的时候，家里杀了4头牛和6只猪，来了许多客人。我们彝族家里最重视的是亲情，虽然家里穷，但是老人走的时候一定要热热闹闹的。”

她们的二姐尔古伍果今年18岁，去年嫁给了娃娃亲对象，现在日子过得磕磕绊绊。依呷很担心自己将来也和二姐一样。

她和阿呷都订了娃娃亲，正常情况下，17岁后就要完婚。她们的母亲如此，母亲的母亲也是如此。婚后是否幸福，似



▲2018年8月21日，成都春熙路，阿呷阿呷（右）和尔古依呷第一次体验电玩。
▼2018年8月23日，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漫水湾镇，阿呷阿呷正在院子里和家人一起做农活。摄影：张可凡



乎全凭运气。

如果女方家要退亲，要赔上男方家一大笔钱——千百年来，大凉山最重承诺、信用。

当然，如果结婚的话，女方家里也会收到一笔为数不小的彩礼。有学者做过调查，目前冕宁农村彩礼在15万元到20万元左右。

“我还有弟弟，将来弟弟娶亲也需要拿彩礼，所以这个钱不属于我们家。”阿呷说。

近年来，凉山州通过推行一系列移风易俗的政策，高额彩礼现象在干部中得到了有效遏制，但在普通群众中很难一时改观。

在彝族学者巴且日火看来，高额彩礼源于多年来彝族传统教育的缺失，使得老百姓对这一古老习俗的理解“跑偏”。“在彝族经典中有记载，拒绝一桩婚姻，可以有八种委婉的方式——其中一种便是索要高于正常数额的彩礼。”他说。“现在大家却认为彩礼越高，越重视这桩婚事。”

面对退婚就要赔付彩礼等高额彩礼的现实，两个女孩都很无奈。但她明白，如果要改变早嫁人命运，唯有把书一直念下去。“如果我成了大学生，就不会那么早结婚了。”阿呷说。

而且，有了硬文凭和真本事，即便身为女孩，她们也能成为家里“说得起话的人”。

烦恼虽多，把一切暂时抛在脑后，感知、享受当下才是现在的主题。

从大学校园、图书馆、电影院、大熊猫繁育基地、溜冰场，再到一个个城市地标、名胜古迹……接触的新鲜事物越来越多，她们也渐渐融进了这座城市的脉搏中。

“晚上我们吃完饭出去散步，去到了河边。好美啊！河上还有鸟在飞，有的人在遛狗，有的人在那里手牵手，真的好和谐……还去了四川大学，我进门就惊呆了。好大一所学校！将来如果我能在这里上学，将是多骄傲啊！”

“今天我们去看熊猫。阿姨说，警察叔叔关心我们凉山孩子，让我们免费参

观。刚见到他我好害怕，没有想到他竟然弯下腰来和我们问好，我真是又激动又开心又紧张……熊猫基地有好多外国人，我真是太骄傲了，因为我是中国人，我的国家太有名了，大家都到这里来。”

依呷似乎懂得了，自己不该为黧黑的皮肤自卑，大大的眼睛、粗粗的辫子是别的小姑娘羡慕的美。

阿呷的自信也在萌芽：“我是大凉山的孩子，13岁就能挣钱养家。虽然我个子小，没法和城里的孩子比，但我能吃下他们没法吃的苦。”

“今天我们去看了《巨齿鲨》，等我回家以后肯定没有人会相信我看过真正的电影。电影院里面黑黑的，好可怕。可是阿姨的同事力可哥哥说，不要怕。我们挨着他坐下，戴上了眼镜，真是太激动了。力可哥哥，我们可能永远再见不到面，可是我好开心能认识你。”

“今天我们见到了阿姨的一个朋友。他是一个洗车店的老板。阿姨说，无论做任何工作，只要认真努力细心，都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和喜爱。这个叔叔是一个很厉害的人。我将来也要像他一样。”

“我们教吴阿姨和力可哥哥学彝语。我们讲到‘兔子’的时候，他们就卡住了。不过一会，阿姨学会了，哥哥还是没学会。为了安慰他，我们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”

——8月15日至8月20日，阿呷阿呷、尔古依呷日记

第一次吃披萨、第一次逛图书馆、第一次看熊猫、第一次玩娃娃机、第一次看电影、第一次敷面膜……依呷说，虽然在成都的日子，她体验到那么多的“第一次”，但是足够在心里回味很多很多次。

回归凉山

依呷和阿呷再回到打靶场的时候，碎石路依旧，土坯房依旧。刚一到家，阿呷就急忙跑到地里去收玉米，除了一身新衣，看不出她离开过。

可是，一些细微的改变正在发生。走出打靶场前，她们是羞怯的少女。现在她们依然羞怯，但是已懂得在

说话时直视对方的眼睛，对提问作出及时回应，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勇敢表达。她们学会了在餐桌上为他人倒茶，在地铁里排队，在公交车上让座，对每个帮助自己的人大声说出谢谢……

依呷似乎懂得了，自己不该为黧黑的皮肤自卑，大大的眼睛、粗粗的辫子是别的小姑娘羡慕的美。

阿呷的自信也在萌芽：“我是大凉山的孩子，13岁就能挣钱养家。虽然我个子小，没法和城里的孩子比，但我能吃下他们没法吃的苦。”

“城市真好，我要好好读书，考上这里的大学。毕业后回凉山，把弟弟妹妹全部供出来。努力，命运从现在开始改变！”

——8月19日，阿呷阿呷日记

就在阿呷下定决心时，四川省针对凉山已自发搬迁农民群体的精准扶贫工作也悄然启动。今年年初，我们针对这一群体的报道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。

本着“脱贫路上绝不落下一人一户”的原则，目前各地正在加紧开展对已搬迁农户的统计和“精准扶贫”，着力解决这一群体的落户和精准扶贫问题。

这意味着，更多的阿呷和依呷将结束尴尬的身份。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不会漏掉每一个需要关心的群体。

从高寒走向温暖，从贫穷走向小康，凉山将迎来又一次跨越。

按照凉山“十三五”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，到2020年，凉山全州九年义务教育在校生75万，巩固率90%。这个发展目标已经在2017年全面超额完成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达76.23万人，入学率达99.54%。

依呷和阿呷的未来更加可期。

“阿姨，我今天到泸沽中学报到了，依呷去了漫水湾中学。我们分开了，但是我们的心在一起。我们一直很想你，也很想成都，希望将来还能去。”

——9月1日，阿呷阿呷用母亲手机发来短信